

綠葉集

李蔚初著



綠葉詩社出版



1016
1226
219

母

親

獻
給



3 1761 2215 2

集 葉 綠

初 蔚 李

三 四 九 一

目次

向日葵的苦戀	一〇六
綠葉和泥土	四四
土地的歌	七二
她是這樣的	一七二
給士兵	一長
獨立在露台	二二三
夜	三〇〇
心的歌	二二八
給太陽	二八四
太陽的戀愛	三六一
月光	三四八
月光下歸來	四三三
把他們打出去	四五一
永久的小環指	四六八

草綠色的軍大衣.....四五六

寄向緬北戰場.....四六五

筆和鏡.....七三

爲着你.....七七八

親愛的朋友呵.....七八一

享樂的人們.....七八四

月下女郎.....七九七

惡魔.....七九〇

逢.....七九三

痛.....七九七

寄向遊擊區.....七九九

望海.....八〇二

雨.....八〇四

影.....八〇六

靈魂的低語.....八〇七

後記.....八〇八

向日葵的苦戀

太陽！你這親愛的呀，

經過了一夜黑暗的虐待

苦度過多少苦痛光陰的低頭的忍耐

把你等待呀

從天色發白就望着東方

漸漸的看見了你金紅的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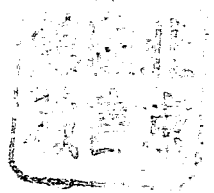
你的寶紫的霞帔，

漸漸的露出了你光輝的金輪

你通紅的臉，

我的心多沉醉啊，

情愛的電流通過我的全身



(同)

一滴滴的我滴下了夜來的露珠——感動的淚！
從這刻，我就仰起臉來

全心靈的，我隨着你的光，你的熱，你的吸引
從東方畫過了半圓，

到西山沉落

你的殘霞也褪盡

我愛的你呀，

是到那另一世界去尋你的戀人，

盡叫我把仰起的臉羞慚的低下，

度過了這孤單的黃昏

我的心像失戀的滋味

到黑夜又叫這黑暗把我欺蒙，

可是，我親愛的呀，

我也並不失望，並不灰心，

因為次日的黎明我又可開始我戀愛的生命。

當紅霞初昇，我又開始了希望，

在我整個的生命中
對着你的光明天，我都有個斷生！

三十五

綠葉和泥土

被雨淋的綠葉，
帶着亮晶晶的淚珠似的水滴，
戰兢兢的哭泣似的說：

看我被損壞了啊，

那狂暴的風，

那惡虐的雨，

這細弱的枝將斷，將斷也

繫不住我呀，

立刻就要墜落到地面——馨香的地面

土壤在下面歡迎我呀，

要把我化成了泥土！

看我的青春和姿容——綠絕的姿容，

就要消逝了去！

泥土——綠樹下面的馨香的泥土，
望着那高高在上的流淚的綠葉，說：

親愛的！莫哭泣呵，

瞧這水晶似的芬芳的淚珠，

滴到我的胸脯，

叫我多難受，多難受呀，

親愛的，莫要哭呵，

那枝，那枝假如不能支持你，

那就墜到我懷中來吧，

看我永久的懷抱等待着容納你！

化在我的泥土裏呀，

我底親愛的！與我血肉不分，

接受你的容貌，

接受你的青春，

活在我不朽的懷抱中！

含羞的戰兢兢的帶雨的綠葉呵說：

親愛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

從根到蒂，從生到死，

每一根纖維，每一個細胞我都屬於你，

親愛的，我一定投奔你，投奔你，

我一定，歸源於你。……

三十三年八月三日重慶

土地的歌

土地呀！

生長我們的土地呀！
在這裏；

我不像那些詩人們

那樣的歌頌你，

說你怎樣的碧綠，

怎樣的芳香，

說那些自由的種子

在你的泥土裏

怎樣的被你栽培着，

拋着些悲憤的淚珠呀

我這樣地怨恨你的殘酷！

啊，土地啊，

怎樣地痛苦，

怎樣地哭泣！

看這些奔流的熱淚吧，

土地呀，從心裏

我怨恨你殘酷！

看我們！

土地呀！

是怎樣地被犧牲，

被踐踏，

被壓窄，

被埋沒在這土地上呀！

土地！對於這些好的種子呵，

這些優良的種子呵，

這些智慧的種子呵！
這些美麗的種子呵！

你不但不栽培，

不灌溉，

不讓牠自由的生長，

不讓牠豐富的發揚，

你却盡量的虐待，

盡量的摧殘，

而且你反而讓那些蔓枝，葛藤，

那些荆棘，刺針，

那些有害的植物，

毒性的植物，

任他們去自由繁殖！

呵，土地呀！

你是怎樣的昏昏不明，

你是怎樣的反常愚笨，

你是怎樣的不聰明，不公平，
不本着宇宙生物的本性，
你是背着逆着而行呀！

呵，土地呵，

只有那些戰士的鮮血

會把你灌醒，

只有那些戰士的生命

會把你新生，

只有那些新生的生命

會把你帶進光明的天國中！

三十三年五月五日重慶

她是這樣的

她是這樣的：

伸出了手，

緊握着，

對着你快樂的笑

天真的笑

從赤裸的心房裏

這就是她的友誼。

她是這樣的：

對着你天真的笑

溫和的笑

她當真的對你好，

如果你痛苦，

她的心爲你也不能快樂

如果你悲哀，

她就用癡爛的笑容

活潑的愛情解開你的眉頭

使你的心軟着了安慰

像喝着了美酒。

她是這樣的：

如果你是一個壞人，

她看不起你

她就默默的向你打一聲招呼

如果你是一個惡漢

她憎恨你

她就冷冷的不向你拋一個眼波

如果你是一位戰士或一位好漢

她不認識你，

她也只用她那可愛的表情

對你暗示着友愛和關心

與如僕她知道你有顆光采的心

與她她就是個聰慧的你呀

與她也會跌跌撞撞天真的對你笑，

而從心裏對你流出了尊敬，

如果你是一位女性，

你有着智慧和美麗的心

與她她認識你呀

與她會響亮的清脆的對你打着招呼

來！甜甜蜜蜜的溫和的對你露着笑容

彷彿從心裏與你流出愛情流

彷彿去見了你你就對你傾了心！

啊，她是這樣的！

而如果你是一位仇敵呀，

你的精神和她的心

彷彿一個像冰塊，一個像太陽

在這個世界上。

你和她的真理永不能一樣。

她就會赤紅着臉。

嚴肅的，沉靜的，坦白的對你說：

咱們是仇人。

咱們是不能夠通融。

來！伸出你的手來我和你訂下賭券。

假如我輸了，我就算死亡。

假如我贏了，你就給我滾開吧！

咱們可不許在背後說任何詛咒的話！

多 啊，她是這樣的！

她爽直，她熱誠，

她智慧，她聰明。

她有時亂髮婆呀。

深黑的，陰冷的，毒蛇一樣的憂鬱

她說那最可怕！

她對於愛的是這樣的愛，

她對於恨的是這樣的恨，

她對於罪惡決不寬容！

但是她的憎恨裏都有着愛情；

她的煩惱裏都有着濃厚的

芬芳的愛情！

她是這樣的這樣的！

她永遠接近着投奔着光明，

她不容許黑暗在她心中保存。

她永遠的永遠的接近着走向着光明，

她是詩人的，藝術的，真理與愛情的。

她說太陽是她的父親，

光明是她的情人，

她說她終生都許給這樣的愛情，

她說她的母親火時常在她耳邊熱切的叮囑，
叫她永不要嫁給那惡人黑暗，
永不要做那個壞蛋的情人，
她說她是她母親的第一愛女，
她的本性和她的德性都要她這麼尊從，
她服從她的母親這樣的自然，
好像是一種本分，
啊，她是這樣的，這樣的女性！

三十三年閏月二十八日於重慶

給兵士

用着跳躍的心
兵士！向戰場
我歌嘖給你：

我彷彿看見你

在那戰場上

你正是手握着槍

眼裏閃耀着愛國的光

榮耀的夢想的凝望着前方，

可是一剎那的

你那灰塵的眉頭爲什麼突然的緊鎖？

一股憂愁的暗影悄悄的爬上你的臉，

你的心好像也被什麼襲擊？

啊！兵士！我知道
你是想起了

這生活高壓下的你底母親？

這一些後方的生活的情景

最叫你不能夠安心

因此你常常手拿着槍兒

心裏又掛念你的親人？

啊！用着火熱的心

向戰場

我對你歌唱

我諷啊，兵士！你儘管放心吧，

不要管這後方的生活是怎樣地飛漲，

你那年老的母親總不會餓死的，

無論怎樣，兵士

戰爭總有一個結束的時候；

——這就是我和你共同的希望！

用着真誠的心

兵士！向前方

我對你歌唱：

我說啊，兵士！

不要管那些昧心人

當你們鮮血水一樣的流，

他們却怎樣的享受，

不要管那些奸人們

當你們用生命保衛着祖國，

他們却怎樣的破壞，

不要管那些蒼蠅，蛆蟲們，

在你們用鮮血灌溉的土地上

他們却怎樣的吸得紛紛擾擾，

吃喝得肥頭肥腦，

爲着你心愛的祖國

你還是好好的拿了你的槍打敵人吧，

你還是安心的保衛你親愛的祖國吧，

因爲無論怎樣，

勝利總有一個來到的時候，

——這就是我和你唯一的希望！

啊，兵士！用着火熱的心

向戰場

我給你歌唱！

請你們，請你們，安心的，興奮的

請你們加倍勇猛的打仗！

獨立在露台

告訴我，女郎！

背着誰你把這一點點的淚珠偷彈？
在這險惡的人海裏

你可是奮鬥得倦了？

現在，你的聰明的心更痛苦，
你感覺着孤單？

這畫景樣的幽懷的黃昏

獨立在露台，

悄悄的把一滴滴悲哀的淚珠
流得這心酸？

啊，使我心憐的女郎！

在這兒，我猶如另外一個人

你的清瘦的形容

使我加倍的心痛，

彷彿這樣痛苦的你不是我呵，

在這兒旁觀的我給你慰藉，鼓舞你，

用沉默的心靈對你說：

快止住淚珠，

燃燒起你奮鬥的意志，

向着那生命的途程

重新地振抖起

我親愛的！全世界沒有誰像我這樣關心你呵！

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黃昏於重慶

心的歌唱

啊，爆炸吧，跳動的心房！
啊，爆炸吧，活躍的力量！……

有什麼東西在引着你

向着那光明的太陽？

有什麼力量在勾着你

向着那燃燒的方向？

有什麼聲音在喊着你

向着那閃光的地方？

啊？爆炸吧？忍不住的心房！

啊，爆炸吧，跳動着的心房！

向着那翻着花的血紅的夜窗！

向着那閃着光的流血的地方！

跳動的心呵，

活躍的心呵，

你，爆炸吧！

你，燃燒吧！

那裏有一個人的充分的自由

那裏有一個人的應有的幸福

那裏有一個兵士的殺敵的快樂

那裏有一切人的最公平的享受

那裏有真理和正義的最得意的勝利

那裏仇人是悲慘的失敗着

那裏，全世界都歡呼着！……

啊，爆炸吧，跳動的心房！

啊，爆炸吧，活躍的力量！

那裏沒有可怕的一隻手

把你的口蒙住

使你喊叫不出

那裏沒有可怕的，一隻手

把你的口蒙住

使你笑笑不出

那裏沒有一切阻攔你的

摧殘你的

那裏任你自由的歌唱着

歡笑着

任你自由的生長着

發揮着

那裏珍重的栽培着灌溉着

那裏從不像這樣的摧殘

不珍貴

不愛戴着

不看重

不實責着

那裏從不慘忍的狡猾的虐待你，

氣息你

使你心靈這癢透你過氣

使你呼吸這癢緊迫的管

使你講不出一句你這裏要喊叫的

那裏你看見流血

看見鮮紅的血管多美麗！

那裏你看見歡笑

看見單純的歡笑多生動！

那裏你看見敵人

你聽見大砲，

那裏你多麼興奮

多麼活躍，

那裏你受了傷就有醫院

就有醫生替你治好

那裏一切都是天真的，粗野的

自然的，生動的

那裏打仗就是打仗

死亡就是死亡

歡笑就是歡笑

那裏你拿起槍對着的就是敵人

你死了就是一個死亡

你勝利了，打贏了，

就是一個快樂，一個歡笑

那裏多麼逼真，多麼簡單，

多麼明朗，多麼活躍

那裏從沒有一會兒餓了

還得就心那高漲的米糧

一會兒病了

還得憂愁那沒良心的醫生

一會兒你害怕了

還得嘗心那四面八方的

是不是有隱藏着的奸狡！

那裏，一切都那麼明朗，那麼自然！

那裏戰爭就是戰爭，

那裏仇敵都坦露着！……

啊啊，爆炸的心房啊！

啊啊，活躍的力量啊！

是誰引着你？

是什麼鼓勵着你？

是什麼叫你想到前方？

是什麼叫你衝到戰場？

啊啊，火連的羽退那些仇敵，

啊啊，火連的打退那些鬼子，

一切的希望！

一切的快乐！

啊啊，一切，都從那裏開始！
一切，都醞釀在那裏！

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重慶。

夜

靜寂的夜

我聽見貓頭鷹悲憤的哭叫
狐狸在那兒狡猾的哭喪着
黑暗中魔鬼露着獠笑

向着我招手

雷霆暴怒的在頂上咆哮
一剎那，美好的心墳變了
血脈裏流通着毒蛇樣的煩惱

三十三，三，二十四，重慶。

給太陽

太陽

你在天上，你的光芒多麼亮，
除了陰天和夜晚，
只要我走到大地上，
你就三下的吞吃我，
把我的影子射在地面上，
彷彿我是你的所有，
透不出你的掌握，
我就躲你也躲不去，
轉了一大圈身子，
你還是把我追逐住，
啊太陽！你要是不愛我，
爲什麼這樣蠻橫的不放鬆我？

太陽！

你高高的照耀在天空上

你的光芒多麼強烈多麼亮

你把熱射到我的身體上

叫我的心房多跳躍

我的愛惜也隨着你改變方向

多少次的我抬起頭來向你望

我想要看着你的臉兒看看你的形象

看你是不是我真正喜愛的

看你有沒有我心裏的漂亮

可惡的你把金針刺我的目光

你從來也不讓我看個清爽！

而你是不止一次的端詳過我的模樣

彷彿你覺得你是那麼夠標準的了

人家的美醜却要給你衡量

啊太陽！你要是愛我

爲什麼你又這樣可惡的作弄我？

太陽！

你的光啊 你的熱啊

在天上你唯一的使我在地上神往

可是你多麼可惡啊

照耀着我

光輝着我

掌握着我

只要我在大地上顯露

你就完全的傾覆着我

佔有着我

就是我用一把傘吧

也遮擋不住

你的力還是流通我的全身

叫我的心靈飛舞

把她的嘴還是抵抱着，吻着我，
而你從不亦深的顯示給我

是你那些再惡的金針圍護着你

痛刺我酸眼，水，感脅着我

唉，太為！太像驚舞我……

可是，全世界這我露着只你是追逐我

這般強烈！

這般靈敏！

這般光的煽動和熱的誘惑

這般不可抗拒！……

可是，全世界上我覺着只你是追逐我

你，個可惡的！

我想我就這處排着去

愛吧，你這個可惡的！

就是這愛了去

就一個生命，
就這麼幹下去！

三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夜於重慶

太陽的戀愛

太陽！

你是一個高大的男子麼

你是一個魁偉的男子麼

你身上有熱有光

你身上有火有亮

你愛我麼

你心里透明的和你身上一樣

你天天在我面前擦撥我

等我把眼睛向你凝望

你又用細針刺我的目光

唉 捉不到你的形象

哦太陽！

你是一個高大的男子

你是一個魁偉的男子

你身上有熱有光

你身上有火有亮

你心里透明的和你身上一樣

你愛我就擁抱我吧

緊緊的把我抱在你懷裏

就把我炙死

——我愛你，我也是情願的

「我愛你，我也是情願的」

啊太陽，在天上你可聽見我這樣講

看我把我的影子印到牆壁上

在那上你拚命的戀愛我

強取的力量有參麼強

把我的心也熱死了
伸出了膀臂，捉不到你的形象
唉，太陽！……

哦，太陽！

你是一個高大的男子

你是一個魁偉的男子

你愛我就擁抱我吧

不要惹得我天天對着你空想

惹得我的歌聲也顫抖着瘋狂

你是一個高大的

你是一個魁偉的男子呀，太陽！

你愛我就把我放在你胸上吧

空空的戀愛我的美貌，貪玩我的青春

那不是一個好男子呀

哦太陽！你的有力的手掌抓緊我的心房
現在，我才覺到你愛的，擁抱的力量
哦太陽！你的戀愛和你的光你的熱一樣
我的呼吸，為你的擁抱
天天這般緊張！

哦太陽！

你是一個偉大的男子呀

在你的戀愛裏我天天準備彘死

我的希望比天邊的雲霞還要美麗

哦太陽！我愛你，你是一個非凡的男子呀

天天你把熱，你把光，照耀，溫暖這大地

你把生命賜予這大地

哦太陽！你是一個偉大的男子呀

你的熱，你的光

我永遠愛着你

三十三年三月十一日月光下於重慶

月光

這明亮的月光
今夜爲什麼特別的亮
照着窗外靜寂的大地
照着我的床
我睡了
照着我的眼睛
照到我枕上
照得我哭了
照着我的失眠
照着我幻想
我睡了
照得我爬起徘徊
照着我想念故鄉

今夜這特別明亮的月光
爲什麼這樣亮

三十三年三月十一日月下於重慶

月光下歸來

當我從謎的語言

我們的熱情的傾談裏

別了歸來：

在這月夜的馬蹄聲下

我充滿了對將來的希望

我的心是多麼快樂呵！

那一切，在我心中想着都那麼明亮！

我似乎聽到鳥囀，嗅到花香，

在這銀白的路上；

光纏着我，全身我浴着光

我的心強烈的跳着力量！

當我接近了詩

從詩的氣氛裏

我們的熱情的談話，別了歸來，

這今晚特別明亮的月光呀

照着寬闊而靜寂了的馬路

我又用着真理

把我們的友誼衡量——

那是像詩，像詩一樣

在這個繁華的世界上

我們的友誼——

和那些繁華，迥不一樣！

啊啊，今晚，隨着月光在馬路上歸來，

我的心充滿了快樂和希望

遠遠的，我看見了光！

三十三年三月九日夜於重慶。

把他們打出去

親愛的，這是我母親的土地
我們不能讓他們這久的盤踞！

親愛的，這是我母親的土地呀！
我們不能讓他們這久的佔據的！

我們要把她收復來呀，
我們要火速的把他們打出去！

親愛的，在那裏，那都是我母親的鄰居，
我們不能讓他們長久的飢餓，
我們不能夠讓他們長久的受辱的，
我們要趁緊這大反攻把她收復來呀，
我們要趕快的把敵人打出去！

親愛得。着這十年來……

想我前幾個月……

想我前上地……

眼淚塗得像血一般時……

泣血的相思裏……

奔倦俱燃燒像火一般的拍去！

共從開張闖蕩起來……

那一次，也沒有這樣深的！

塵埃，親愛的，看着這生離來……

與我前幾個月……

塵埃的，其與我母親的土……

我是怎樣焦渴的相思折磨來的？

母心……

唉，親愛的！

為什麼我們不能趕快打回去？

為什麼我們不能趕快打回去？

我們的決心，我們的信念還要忍到幾時？

啊啊！親愛的！

我的血管都要爆炸在我的忍耐裏，

我的心都要爆炸在我的焦盼裏，

我的血液都要噴在我的脈搏裏呀！

啊啊！親愛的！只有一句：

我們要趕快打他們打出去！

把他們打出去！

三十三年三月二日夜於重慶。

永久的小指環

指環，

小小的乳白的指環，

純潔的象牙的指環，

在我的中指上，

天天她對着我微笑，

對着我凝望，

天天她燃燒着我的熱情，

引導着我的想像，

天天，我想到了那遠征的人啦，

猶如這隻戒指——

小小的乳白的指環，

純潔的象牙的指環，

戴在我的最尊貴的中指上，

當我湧起了愛情，湧起了希望，
我就千百次的吻她，在我唇上，
小小指環也千百次的接受我的情感，
看我的微笑，凝視我含情的眼，
也千百次的對着我微笑，
千百次的給我她乳白的臉。

愛這隻小指環呀，

寶貴這隻小指環，

用我的生命中的第一個愛情，

用我的生命中的最永久愛情，

用我的生命中的愛情里的愛情，

用我的鮮紅的心，愛她，把她當成一個愛情，

愛這隻小指環呀，寶貴這隻小指環，

小小的小指環活在我心中，

像我的鮮紅的愛情，我的鮮紅的心。

「這雙好麼？這雙乳白的小指環呀，
 純潔的象勞的小指環，
 愛麗莎愛那個不朽的愛情。」

「你為什麼戴這隻小指環？
 這隻乳白色，太素淡的？」

「你，為什麼總是寶貴這隻小指環？
 這隻乳白色，不好看的？」

「可是我喜歡她，
 便是把你那」

「金鋼鑽，我也不來換的，
 便是把你那」

「紅貓眼，我也不交換的，
 我這是無法估價，」

「便是全世界，我也不交換的。」

不回答，不理她
心裏想，微笑着。

「我知道，那一定是那一個
人送的，一件心愛的禮品呀！」

我知道，那一定是那一個
人送的，一個愛情的見證呀！

「不，爲什麼常常的對她
出神對她望？常常的把她
放到嘴唇上？」

不響，不回答，微笑着。

我的心，在甜蜜的愛情里，
燦爛的飛散着。

一朵朵的紅花，開向了遠方。

開向了戰場，

我的心，在甜蜜的愛情裏，
窸窣的開放啦！

那一天，那隻小指環忽然不見了，

那隻小指環忽然失落了，

這可是真的，

這可不是假的，

這可不是一件愛情上的比喻，

這可是真的丟掉了一件最寶貴的東西呀，

我到處的找到處也找不到，

到處的我伸着手掌說：

「看啦，我的小指環不見了！

看啦，我的小指環不見了！」

我希望有人看見她，有人把她檢拾到，

有人把我那最寶貴的小指環交還我呀！

我該是怎樣悔改，怎樣向開心呀，

因此到處叫我逢人便說：

「哎呀，我那小指環不見了！」

遇着她，我也這樣的說，真不幸呀，

我那小指環不見了，不見了！」

「哈，哪隻小指環？」

那隻小指環嗎？」

那隻乳白色，太素淡的？」

那隻寡婦似的小指環嗎？」

那隻穿繡似的小指環那是不吉利不幸運的，

再買個新的換一個幸運吧！」

我幾乎哭了，我真的哭了。

我搓着兩手說：

「我那隻小指環，我那隻小指環，

你知道嗎？那是他送我的！」

我那隻小指環，我那隻小指環，

你知道嗎？那是他去國的那晚，

他叫我戴上永也不要失落的！

我那隻小指環，我那隻小指環，

那是爲了他打仗。爲了他心安，

才那麼的戴上並且永遠也不打算退下的！

現在，這隻小指環不見了，

你說：該怎麼辦？

我幾乎哭了，我真的流下了淚珠啦！……

在給他的寄到異域的信，

在給他的寄到戰地的信，

我那樣煩惱，那樣焦急，那樣悲哀的寫着；

「親愛的，告訴你一件不幸的，

今天，我多麼煩惱，多麼心亂，

多麼悲哀，多麼不開心呵，

親愛的，今天我像落了魄，掉了魂，

今天，我一整天的心慌心亂着，

今天，那小指環不見了，

那小指環失落了！

今天，我從來也沒有這樣的煩惱，不開心呵，
阿呵，親愛的，今天，我哭了！……！

今天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寫着：

「傻孩子！小指環丟了嗎？」

小指環沒有丟呀！

小指環在你的心裏，

小指環戴在你的信誓上，

那樣地灼灼閃光，

小指環在你的芬芳的靈魂上

在遠方，在戰場，

在這異域的叢林裏！

我聽這遠的聽見這一陣陣的不是凡響，
小指環在你的詩芬芳的靈魂上，
當我在戰場上面對着這些仇敵，
也一陣陣的鼓舞我的勇氣，
小指環像你一樣美麗，
小指環沒有丟失呀，這孩子！
小指環在你心靈上！

於是我癡癡的笑了。

芬芳的笑了，

我抬頭望：

猛然的我看見了

小指環在我的靈魂里

果然是那種無比的閃光，

小指環在我的想像里

依舊是那樣地嬌媚呀！

小指環在我的心靈里
依舊那樣地可愛的乳白，
小指環像一個不朽的真理，
永遠扣着我的靈魂，
永遠在我的愛情里閃光，
小指環失落了，但是小指環永遠也不會丟失，
永遠戴在我的中指上。

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早晨於重慶。

草綠色的軍大衣

我愛你那件草綠色的軍大衣，
當在陽光裏，

鮮明的太陽照它時，

穿在你高大的身材上，

有一種凜然的氣魄；

正像你一樣的莊嚴和正直。

那上面有一個小小的破綻，

那是敵機的彈片，

擦過你的身邊；

我記得，

那是一個女子，

纖纖的手指，

為你補綴，

那上面淡淡的幾點像是疏落的梅花，

那是敵人的子彈

射穿你的手腕，

那是你流下的鮮血，

我記得，

那是一個女子，

離着清水，

輕輕，為你洗滌！

因此，我愛你那件草綠色的軍大衣，

那上面，軍人的靈魂，軍人的光彩，

還有那種生死的意義，

在那里莊嚴得多美麗！

因此，我愛你那件草綠色的軍大衣，
 甚於任何人的海勃絨的，豹子皮的，
 還有那最高貴的紫貂皮的。
 甚至那手指上豪華寶光的
 金鑲鑽的好鍍子。

我愛你那件草綠色的軍大衣，
 那是甚於任何人的任何東西的，
 為的是那有一種軍人的靈魂，
 軍人的價值和美麗，
 輝煌的閃耀在那裏。

為的是，在能身上，
 它堅持着一種人類的信念和正義，
 為的是，它是那麼仁慈，勇敢，
 對於仇敵，而是那麼嚴厲，

爲的是那是一件尋常的，殘暴的，
不是那些不光榮的軍大衣，
而是一個中國人的，
一個中國兵士最莊嚴的軍大衣呀！

我愛你那件草綠色的軍大衣，
當它在白晝，光輝的赤日下，
光榮的出現在明亮的太陽里，
對於我的心——

那是一種無比的莊嚴和美麗，
我的靈魂交響在那裏，
我永遠愛着的！

我想：假如有任何一個女子，
不是凡眼，像我這樣認識的
我想她也會像我一樣愛着的，
甚至那任何人的海勃絨，豹子皮，

那任何男子的最高貴的好大衣，
在她的心裏，
也沒有它美麗，
甚至那價值百萬的金鋼鑽的好鉸子，
那一生的發富，
那件草綠色的軍大衣
像我一樣的，
她也是不肯交換，
不肯捨棄和變心的！
愛它，也將像我一樣，
甚於任何人的任何東西的！

我愛你那件草綠色的軍大衣，
爲它對於祖國，
有一種生死的不滅的光彩和崇高的意義，
爲它，對於人類，是用生命和流血愛之的！

它是中國裝里最美麗的，
是中國人的一件最好的好外衣，

是一件中國軍人最榜樣的軍大衣呀！

因此，我愛他那件草綠色的軍大衣，

摒去我一切的凡思和夢想，

用最真誠的靈魂，最寶貴的爱情，

愛那件草綠色的軍大衣，

和那穿着那件我最寶貴的大衣的人，

聽他說：「你是一個可愛的，

你是有着寶貴的爱情的，

藍天的美麗，

也不能和你的靈魂相比，

我照在你的光輝裏！——

望着那件草綠色的軍大衣，

和那件草綠色的大衣的人，

我的心就輕輕的快樂的天真的笑了，

我的愛情就燦爛的開出了金花，
洒上了香露，積上了芬芳的花精，

我的心就輕輕的飄着我的愛情的五彩的雲霧，

隨着我的幻想的寶輿，

與我的阿波羅，（註一）

委娜斯領導我的前驅，（註二）

哎呀，怕是任誰人也不懂的，

我愛那件草綠色的軍大衣，

和那件草綠色的大衣的人，

而且是這樣的，這樣的爱着的，

而且為我的祖國，

為我愛的我母親的祖國，

我是這樣的熱烈而瘋狂的，

真理般愛着的，

而且我也不能保守秘密，

不能沉默的，

我要對你們說：
我是這般愛着的！

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重慶。

註一：阿波羅 *Apollo* 是衆神中最美麗的，是日神，醫藥，音樂，詩歌，以及一切美術的神。

註二：委娜斯 *Venus* 是可戀愛，美麗，歡笑與結婚的女神。

我的愛情就燦爛的開出了金花，
 洒上了香露，噴上了芬芳的花精，
 我的心就輕輕的飄着，我的愛情的五彩的雲霧，
 踏着我的幻想的寶輿，
 與我的阿波羅，
 委娜斯領導我的前驅，
 哎呀，怕是任誰人也不懂的，
 我愛那件草綠色的軍大衣，
 和那件草綠色的大衣的人，
 而且是這樣的，這樣的愛着的，
 而且為我的祖國，
 為我愛的我母親的祖國，
 我是這樣的熱烈而瘋狂的，
 真理般愛着的，
 而且我也不能保守秘密，
 不能沉默的，

我要對你們說：
我是這般愛着的！

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重慶。

註一：阿波羅 *Apollo* 是衆神中最美麗的，是日神，醫藥，音樂，詩歌，以及一切美術的神。

註二：委娜斯 *Venus* 是司戀愛，美麗，歡笑與結婚的女神。

寄向緬北戰場

把沉重的冬衣脫了

爲什麼天光這樣的明媚

軟風這樣的輕吹

黃昏，迷人的黃昏

也這樣的引人沉醉？

哦，春天！

這熱情而潑刺的春天豈

回到了大地！

那台法加克服了，壯士！

那華美路上

應該是車馬奔馳

活潑潑的氣象

慶祝着勝利？

白天是飛機，卡車，和人馬的喧囂

白天是這些吵雜的聲音

交織成一片巨大的音樂，

晚上你住到那竹木架成的半空中的房屋，

你聽見虎嘯猿啼，

那異域的特異的環境，

特異的情調，

深山密林中，你籌謀着軍情，

有時候你不能安眠；

想念我，

到天明，你說你爬起來寫信，

可是你那祖國里

怡靜的春光中

我也這樣的懷念？

尤其是這春日的黃昏
我常常酒醉似的懷念，
丟了一件東西，
失落了一件寶貴的禮品，
尤其是這春日的迷人的黃昏，
我常常夢遊似的
一杯濃酒，飛去我的心，
壯士！那台法加的軍隊更挺進，
我知道，你正隨着大軍，
行跡是沒有定蹤，
就是對於一位女性，
也不能洩漏一點軍情，
因此我不知道你是在那裏呀；
究竟在那裏呀！
我只知向印度，向緬北，向台法加，
向盟軍前進的戰場，

向那遙遠的遙遠的異域，
遙寄我的懷念我的心，
便是我的信封上，
也只能寫上那一個軍郵那一個入，
因為我只知你在那支大軍中，
那支遠征的，同盟的，
中英美國藉的壯士中！

台法加的軍隊更前進了，壯士！
我把這在春天裏無限甜蜜的心，
一些想念，一些溫柔，
用最崇高的理智化成了豪情，
我更把「親愛的」，哎哎，親愛的，
喊着你「壯士」，哎哎，壯士，
而且我常常凝住了眼睛，凝住了雙眸，凝住了視線，
凝住了想像和希望，

向異域，向緬北，向台法加，

我望着，我想着，

我默祝你們勝利，

早早的收復了緬甸，

打開了中印的交通，

完成那陸上反攻，

從中國，從中國的大地，

打敗，消滅，那全世界的暴敵！

啊壯士！天天，早上，晚上，中午，黃昏，

幾乎是每一個時辰每一分鐘，

每一個想念每一點虔誠，

我都要這樣的意識這樣的想的呀！

而且我心裏喜歡着你是一位軍人，

當我煩惱過了，為想念煩惱過了，

我心裏又驕傲着你是一位軍人，

尤其當我想到了我這個祖國是需要着打仗和戰爭，

我心裏就感激着你是一位軍人，
尤其你的正直，你的英勇，你的胸襟，
你的那樣的那樣的一位軍人呀，
一位真正的中華民族的軍人呀，
我心裏就充滿了快樂和光榮！
而且我這樣的忘了我們的離別，
也撇開了那些戀人們最悲哀的感情；
這樣的理智，這樣的沉默，這樣的冷靜，
而我的心呀，時時的向着你，向着台法加，
向着你們打仗的戰場，
時時的跳動和通紅，
時時都蓬勃着燃燒着我的熱情！
那台法加的壯士呀，
那遠征的軍人，
你知道嗎；一個女子的
習在這兒的心？

啊，我真是喜歡你一個打仗的！
我真是愛着你那顆了解這個戰爭的心！

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七號重慶。

筆和槍

那是個有月的夜晚。

手槍，黑黑的，在我手上閃光，

「扳也扳不動呀，教給我吧，

我要打槍。」

這樣的，我對着你講。

幽靜的月光溜進我的小屋，

不回答我的問話，

那樣地你對着我凝望，

過了好長的時光，你才輕聲的講：

「今晚，你真是美啊，真是漂亮！」

我抬頭，向着你望：

「但是，我從來也沒有見過，

今晚，你這般模樣！」

「但是我，從來也沒有見過，

今晚，在月光下，你使我這樣的迷惑，

這樣發狂！」

今晚，在月光下，你的出色的美麗，

出色的漂亮！」

你貪心的凝望，

那時候，我有些心驚，

你兩眼的亮光要把我燒啦！

「瞧你，這個人！」

醉嗎也不教給人家打槍，

幹嗎只管對着人家望？」

我低下頭來辯。

「這麼一瞪，嗚，這麼一按，

對着窗外，朝向上，這麼用力呀！」

「子彈，子彈，有沒有子彈？」

「空的，只管放！」你認真的講。

我就用力呀，砰的一響，

朝着天上，飛出了一顆子彈。

驚得我心跳着，一身的冷汗……

現在，你飛到了緬甸，

遠征到前方；

在給你的信，我寫上……

「現在，我學會了打槍，

只是我還不會呀，

那掛在兵士肩上的

好重的長槍。」

今天，我收到了你的回信，你寫着：
「我的好姑娘！」

不會那長槍也不要緊呀，

你只管好好的訓練你手中的那枝筆，

使它猶如兵士肩上的那枝槍，

愛你的祖國，我的好姑娘！」

嗚呀，我才懂，我才知道嘛，

現在，我要訓練我手中的這枝筆，

使它如同戰士肩上的那枝槍！

現在，我才這樣的雄心，這樣想。

在回他的信，我寫上：

「親愛的！愛我的祖國！」

我要訓練我手中的這枝筆，

使它如同戰士肩上的槍！

愛我的祖國，啊啊，親愛的！
永遠我的心靈向着她閃光，
愛我的祖國，
用我的筆，和你的槍一樣，
當你們在作戰，
我的心，它的精神也閃耀在戰場，
愛我的祖國，啊啊，親愛的！
如同我的心靈，寄在你的槍上，
愛我的祖國，
如同將來，我愛我的新郎！

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黃昏於重慶。

為着你

親愛的，壯士！

為着你：

這遠征軍的名字多美麗！

連台法加三個字

也像酒上了蜜糖似的，

連印度，連緬北，連戰場，

你們衝鋒打仗的地方呀，

那濃煙的氣氛，

炮火的密域都隱去了。

而是這樣的甜蜜，這樣的香！

為着你：

在地門上

當我翻閱，

彷彿那些異域的碧綠的草場，
那些叢林，

都瀟着些甜蜜的思念和芳香，
爲着你：

戰爭，打仗，砲火，死傷，

一切最可怕最猛烈的彷彿都美麗了，

啊啊，親愛的，爲着你，在春天，

我是這樣的懷念這樣的想，

穿過了白霧，越過了山崗，

飛過了那喜馬拉雅的頂上，

我的心我的思念，啊啊，親愛的！爲着你：

停留在你身旁！

無論是白晝和夜晚，爲着你：

我是這樣的懷念這樣想，

爲着你，啊啊，親愛的！

無論是早晨和黃昏，

我是這樣的祝福這樣的望！
爲着你，啊啊，親愛的！
我的心開滿了春花，開滿了希望！

三十三，二，二十七，重慶。

親愛的朋友呵

親愛的朋友呵，

哲學家，文藝家和詩人！

在你那充盈了感情的

跳動着一顆心的文字上，

那些哲學家鋪滿了虹采的思想，

藝術家美麗的心上，

多麼坦白與真誠的

礎石般的與我的跳動的心相遇着，

像一朵張開的大白蓮呀，擁抱向我，

多少根發光的電柱

從我的心靈裏投射進去，

電光找到了寶石呀，感動着我

在感情の世界裏，心靈是開了花呀

我是這樣的祝願這樣的望！
爲着你，啊啊，親愛的！
我的心開滿了春花，開滿了希望！

三十三，二，二十七，重慶。

親愛的朋友呵

親愛的朋友呵，

哲學家，文藝家和詩人！

在你那充滿了感情的

跳動着一顆心的文字上，

那些哲學家鋪滿了虹采的思想，

藝術家美麗的心上，

多麼坦白與真誠的

磁石般的與我的跳動的心相遇着，

像一朵張開的大白蓮呀，擁抱向我，

多少根發光的電柱

從我的心靈裏投射進去，

電光找到了寶石呀，感動着我，

在感性的世界裏，心靈是開了花呀。

熱情是開放了。

一朵朵美麗的彩色鮮豔的大紅花呀！

一滴滴水晶似的淚水珠

從那裏澄亮的輕流下，

親愛的朋友呵，

不要曰天，不要是白晝，

太陽光隱去吧，

月亮也頂好藏到雲中去，

無聲的靜夜什麼也聽不見的

只留下聽覺讓我聽着你說話，

說那些藝術家的，詩人和哲學家的

那些精神崇高，

從但丁到神曲

把心靈提到天堂的那些話吧，

只是讓我聽見，永遠是聲音

永遠也不張看見，

或者是背着你呀，

在燦爛的燈光下，幽靜的房子裏——

靜靜的讀着你的書，你的美麗的作品，

——一個天才的留在文字裏的聲音，

因為，倘使再進一步呵，我的朋友！

在真實的生活裏，

陽光那麼亮，照得什麼也不能隱藏，

一切形體上的箭鏑都那麼坦白的暴露着，

我的心在那裏將是不可抵禦的苦惱和悲傷，

我的精神也將要喝飲那不可彌補的缺陷的毒漿！

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重慶。

享樂的人們

風騷的婦人，
明眸，朱唇，
賣弄着風情，
婀娜的姿態，
男子，在一旁奉承，
溫雅，多情，
這裏呀，你看不見漢子和英雄，
媚語，是他們第一等的聰明。

豔妝的少婦，
眉梢，目意，
流露着春情，
燕語，鶯聲，

謝情的笑罵裏，

馴服，沉迷着男人，

華貴的服飾，

裹着那不真的身子，

金質的手錶，

在鐵腕上誇耀，

光澤的扣針，

閃耀着虛榮，

這裏呀，可憐的靈魂！

駱駝牌，大英牌，雙喜牌，

各種不同的香煙，

像是各種不同的符號，

代表着各人的金錢與身份，

加爾各答運來的咖啡，

在藍色玻璃裏，

有一種古奧的雅趣，
正好的甜心，
紳士們品嚼着，
金錢，女人，
再談着些生意經，
恣憐的歡笑呀，
忘了屋外有飢餓，寒冷，和不幸，
和那些爲了生活
而倒斃的人，
更忘了遠方有戰爭，
戰士們在苦鬥，
全世界呀，
燃燒着自由的烽烟。

三十三年三月四日於重慶。

月下女郎

十月秋涼的季節

十三夜的月色是迷人地皎潔的

一個女郎，凝對着月光，

想她的故鄉；

那佔據她心房的

是她的母親呢

還是她的情郎？

十月秋涼的季節

十三夜的月色

是迷人地皎潔的

這是在月光下的女郎

想她的故鄉

那思緒，像海濤，
在她的心裏。

一波跟一波奔湧！

十三夜的月色，的確是迷人地皎潔的啊，
這迷在月光下的女郎，

想她的故鄉——

故鄉的情愛本來就花一般的香，

還有那年老的母親受盡了飢荒！

那一位情郎

也奔馳在戰場

啊，十月秋涼的季節

寂寞的女郎

癡對這十三夜的好月光

想她的好故鄉，

心心念念，
想斷了腸！

詩會異韻？

啊！故鄉的情愛
本來就花一般的香，
還有那年老的母親，
還有那戰場上的情郎，
淪陷的苦味，在她的心裏
一年又一年的埋藏，
誰知道這又是第六個年光，
故鄉的土地到處都受着飢荒，
一想她就一斷腸，
大海和汪洋呀，
也沒有她相思的深長！

三十一，秋天某月夜於重慶。

惡魔

當我獨自

坐在這幽黯的角落

靜靜地沉思，

我看見你

血盆的大口，

張牙舞爪地向我漸漸的攏來，

猶惡的雙眼

閃閃地露着噬人的兇燄！

於是我底全部的神經都緊張了，

而我底心却分外的寧靜。

惡魔！你以為我怕麼？

你以為我更躲避，我會退後，我會畏縮麼？

啊，看吧！

我是睜着一雙澈亮的豔晶晶的眼
在對你察看，

我比寧靜還寧靜，

比沉默還沉默的，

我要逼視，照射你的內里！

我要看清，穿透你的骨髓哩！

我並且還想站起身來，

向着你來的方向去迎接你呢！

可是，惡魔！

你爲什麼了？

現在，只當我一剎眼的當兒，

你爲什麼得花枝招展的

像一個狐媚子，

你爲什麼不要臉的，不怕羞的來在我身邊，

向着我媚諂着

對着我的靈魂

低獻着巧語和殷勤呢？

啊，惡魔！你真是了不得的聰明啊！
你真是集取了天才的靈敏而成，
你真是了不得的穩健啊！

三十一年九月十五日於重慶。

逢

萬里關山，在鬧嚷的街上，
 夢一般地我看見您拿着手杖，
 戴着眼鏡，從那方匆匆而來，
 數年前熟習的步態和身影呵。

我走向前去喊着您；

「師！您呀，到那兒去？從那兒來？……」
 那說不出的是我心裏連串驚喜的語言。

歡喜反變成惆悵！

當您說：「現在比幾年前，
 你怎麼這樣的憔悴這樣瘦？」

「是呀，師！」

我看見您唇上一絲的微笑，

到我心上意味也變成悽涼。

「是這社會的惡魔，

欺負和折磨了我，

還有那生活的鞭子，

也鞭撻了我……」

這回答在我心裏響，

而從我口裏吐出的，是：

「重慶的氣候壞呵，

重慶的天氣不好呵，

重慶有警報，

我病……」

這懶語的孩子在大人前說謊。

我親愛的師……

像一個久別的孩子

看見了父親和長兄，

我想把我心裏悲喜的語言

儘情的向您傾訴，

我在這沙漠中迷了路，失了友朋，

墜到這妖魔與鬼惡，卑污的羣，

談到靈魂，要找尋這樣的人，

等於向沙粒中找尋黃金！

哦，我親愛的先生！

知我底學業，明我底品行，

師與友中，您是我茫茫人海中的

第一人！啊，我親愛的先生！

萬里關山的我與您相逢，

當我在回憶，我底淚點點的

流落我衣襟。

在重重的折磨裏，師呵，

你底學生，至今仍保持你喜愛的本性，

那些惡魔雖喝了我底血，

令我底情懷變冷，
却並沒能噓盡我底喜愛，
奪去我底心。
錄給我呀，
更精緻壯美的魂。

三十三，十，十九晚，重慶。

禱

請慈悲吧，別讓這顆善良的心受傷，到處，只要是人底世界，總會有些淺薄的言語，無謂的嘲諷，和那勢利的輕視，來中傷，刺激，你這軟弱的心。使得你，想像那人類最高的美德，忍耐了胸中似燒的忿怒，將不屑，悲傷，和低歎封住了口，却一陣雨淚，伴着心底無言的潸泣，悄悄地洒遍你高傲的心。

啊，請慈悲，因為他並沒有得罪

別說這顆善良的心受侮辱。

因為她對着這世界是別有想像，
因為她底靈魂藍天一樣地明，
她底心腸，嬰兒一般地溫良。

三十三，九，廿二，於重慶黃梅壩。

寄向遊擊區

我騎着馬，

從碧綠的田陌邊走過，

馬蹄聲得得的，

正是十一月的深秋天，

戰士們的寒衣該舊了吧？

我猛地想起那遊擊區裏的你。

雷恩！在什麼地方呢？

在淪陷的故鄉，

無光無火的寒冷可怕的夜，

戰地裏悠長如年的日子，

你仍是健壯地站在你們底隊伍前，

摸索着荒村小徑，

英勇地襲擊着敵人吧？

昏黃昏和夜晚，

荒村裏茅屋掛劍，

孤影殘燈的籬坐裏，

你仍像從前那般的愛想吧？

麗妮的姿態，會從你痛苦的回憶，

綠水和青山的影子，

風的低語和柳枝的搖曳裏呵，

帶着多少你想像底多情的，

頻頻地向你底心靈招呼和密語，

擾亂你壯士止水的心吧？

可是，雷恩！你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那可以安插，停留我底想像的？

難禁的風潮，

浪水般地湧起，

而牛背上，收着正低低的吹着短笛，

有絲絲的潛意，
猛然地震向着我，
讓我欣喜地感覺，
那漸漸來到的，祖國永久的勝利。
於是我從馬上躍下，
用鉛筆塗這短行給你，
管恩！我說我不願你是把我記掛的，
我願你是健壯地挺起了胸膛，
唱出了祖國勝利的歌，
別掛念着我，
那真理和正義要你努力，
管恩！未來的日子是美麗的！

二十九，十一，十四，於雲南海晏。

望海

我正茫茫，恍惚

神遊於身外

那爲我熟知又陌生的

思想與飄忽的世界，

我耳邊，猛一種澎湃的大聲

將我從身外拉回，

這世界！

我定神看：

怎麼這天這樣藍？

這海這樣翻？

這浪這樣滾？

這枝枝葉葉

怎麼都沙沙地，向一個方向倒

然後又婆婆地舞還？

啊，海！

動着的，怒着的，噓着的，
大風掀着，笑着的海！

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冬於雲南海晏鎮。

雨

我底心坎，
禳定一般地空靜，
屋子裏有時間悠悠流去的聲息，
像給我聽見，這般沉寂，
晶澄的淚，蘊在我眸內，
由於我心潮一陣猛地的襲來，
牠便似那雨後
掛自枝葉上盈盈欲滴的水珠，
淒冷地從我心上下不住的滴下，
並一片無情與紛紜的敲打，
而窗身，也正是蕭蕭的雨天，
自那翩翩的去後。

便像這雨點，恰都一片地打在我心田！

母親！告訴我：凡間

什麼是久長不變的呢？

一束小藍花和幾折金紅的花枝，

那藍色當正盛時蓋得多可愛的，

那金紅又紅得多麼動人，

才是幾朝，又並無風雨的吹打，

都自己殘凋，

一個短促的友誼，

一個幻夢的愛戀，

青春與生命：塵凡間的一切！

閃電的一耀，多經不起挫折與風濤，

母親，告訴我阿！凡間什麼是久長不變，

並永恆地可靠的呢？

二十八年八月十四日於昆明玉蘭庵

影

你，是誰？好像我不認識你。

你也不知道我是誰。

但在那一剎那的猛醒；

使我戰慄的感觸裏，

閃電似的，我底生命裏無數個的你呀！

于是我認識你，

——親愛的，我底影子呵！

那當我瞥見你，從鏡裏你淚流滿面的時候，

我底心也覺着悲苦的，

可是如今爲什麼你靜止在紙上呢？

這薄薄的可以毀去的紙上呢？

爲什麼你也不言語了呢？

靈魂的低語

曾經無數個夜，無數個夜的

你在我耳邊低語；

你的靈魂呼喚着我底，叫着我底名字；

時光，日月和生命的，你告訴我，

但是如今，你的低語呢？你呢？……

二十八，八，二，於貴陽。

後記

生命，同文學，尤其是詩，結下了不解之緣，這就註定了我的人生。

我想寫一篇後記，我要寫的太多，而這裏篇幅是有限的，因此我只能簡單的，擇要的寫。

我是從痛苦裏，極深刻的人生裏折騰過來的，我是懂得人生，懂得生命的了。

我回憶因一種什麼樣的機緣，才使我接近了文學，尤其是詩，並使我走上這條路，這是一篇太豐富太複雜的敘述了，我故鄉的背景，我家庭親屬的環境，我父母血統的遺傳，我的性格，以及我故鄉的背景和家庭親屬的環境對於我性格的影響和促成，這是太豐富太複雜了，我只好嚥下這一口而簡單的寫。

我在十六歲開始寫詩，一直到高中，那時期，我有少女時代的豐富的熱情和想像，以及對將來的憧憬，理想，和希望，還有一些過多的善感的哀愁與欣喜，直到大學，我遭遇到重大的哀傷，在兩年內，我臂上的黑紗繼之以重索，我的環境突變，我遭過了重大的頓挫，但是幸得我的堅強的性格堅持我固執向上，那時候我常常想我好似一塊柔軟的橡皮，跌在地上是跌不碎的，而玻璃是比橡皮硬，但它跌到地上就粉碎了，但是我的熱情終於遭了

挫折，我的豪氣也終於受了抑鬱，因此在大學裏，那幾年，我是懷著理想，抱著高遠的美的希望，而我的心我的感情就常是感傷和憂鬱的了，並且那時我很有哲學的趨向，在那沉寂的清苦的讀書生活中，在那靜默的無聲的歲月裏，在那美麗的素樸的學院中，我好似一朵幽蘭孤寂的藏在空谷，當狂風暴雨摧殘過後，她只一點點的從她清鬱的花瓣上滴下她清涼的淚珠，這些淚珠就好像我的幽思，這是如今當我回想，令我無限神馳的！而那時，寄託這一切，精神和情感的世界，我唯有向詩，我的學業結束的那一年，我很興奮，我的情感的調子重新高揚起來，我滿心的理想，熱望，對着我的生命開了花，我滿以為我的生活可以獨立了，我可以給我自己一種理想的生活了，並且我可以給我的家屬以負擔了，我重新又熱烈，活潑起來，並且我還狂想我可以熱烈的抓住我的理想，希望，一步步的讓牠們實現，一步步的奔向我的光明的道路了，但是，誰知蘆溝橋的砲聲驚動了在河北的我們這一羣，我和我的許多學友一樣的，極端的狂喜和興奮，在這種興奮之中，漸漸的我感到恐慌了，我不知道對這個時代，對我的祖國，我會做些什麼，同時我個人的夢，我個人的所有的計劃都被粉碎，並且很不幸的我在天津被困了十月有餘，這十個多月的生活，對我全是一種麻醉，其中說不盡的我的心情之苦，我的精神在苦悶和焦灼之中跳着希望，而最後使我痛心的是我的全部詩稿，都失散精光，因此在那時我不能再寫詩；再提到詩，一提到詩我心裏就疼痛，並且感到一種刻骨的空虛，彷彿我那二十歲以前的生命的樹木全部的精神

的歷史是空虛的了，一直到離開天津，逃出了敵人的界限，在奔向祖國的長途中，經過了許多狂濤巨浪和驚險，我把一顆心寄託在對祖國的服務上，我逼思我的能力，我以為我可以教育上盡我的盡力，我可以盡量的教育和栽培我國家的孩子，待我到了貴州，我果真的走上了我的希望，在這一年教書的過程中，漸漸的我的痛苦才平復，沖淡，漸漸的我才能夠提筆，以後到了昆明，在那山清水秀的美麗的昆明湖畔，我是那數百少女的姊姊，又是她們的教師，同時，我又像一個哲學者，我的寫詩的生活才又一個嫩芽似的，美麗的開始，我心想：「以前的讓牠去了吧，忘掉牠，更多的，更好的，更理想的，讓我再來創造。」我就又繼續的開始了我的詩的生命。

三十年深秋我來到重慶，在這裏，這偉大而複雜的重慶！我深深的受過了許多痛苦，物質的生活上的壓迫和精神的沉重的打擊與刺激，多少情緒上的心情上的蟲蝕與折磨，光明和黑暗我都看見，光明，向我招引，指示我，吸引我，鼓舞我，我愛他，我就把他歌詠，黑暗，使我痛苦，折磨我，但是他不能揭露，我爲了表示出我的憎恨，襯托出那好的可愛，我唯有歌唱這光明，這期間，我不僅受過了許多外界的生活上的壓迫和磨折，我還經過了許多精神世界的自我苦鬥，經過了這一切，形體上我是消瘦了，容顏是憔悴了，而心靈和精神却豐富的堅實和強壯起來！我想到：從此以後我更像一塊跌不破的堅韌的橡樹的寶貴女兒了！而且我可以放寬我的精神和感情的世界帶着我的生命向光明飛去！

我的親愛的讀者！我是不能告訴你們當我寫的時候，當我把這些詩句向紙上塗的時候；我的心靈是怎樣的在這些詩句裏跳動，我的想像是在我的筆尖下飛揚，我的一切歡喜，悲哀，苦痛，以及淚珠，是怎樣的寄寓在那裏，我的親愛的讀者！這有限的篇幅我不能告訴你們的！在這個距我們的理想，尤其是我們文學者，寫詩人的理想有多遠的社會上，我所感受到的，正是和你們一樣，你們心裏會明白的！但是這個戰爭是偉大的，我們的國家是要我們獻出來的，並且我們的良智也叫我們努力的！這本詩，就是在這種心情之下選印了出來。

我很欣喜，我能夠在重慶認識許多我早就熟讀過他們的作品作家和詩人，這本詩的能夠出世，我應該謝謝亞平，任鈞，長之，~~某某~~，在諸方面給我的協助和鼓勵，尤其應該感謝他們把可敬的心靈奮勉我的筆姿，最後還要謝謝費成武先生的封面。

唐初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於唐家陀江濱。

#812.92
4043

I 1377

著者: 李蔚初

書名: 錄世集

還書日期	借書人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812.92
4043

登錄號數.....I 1377

綠 葉 集

版 不
權 准
所 翻
有 印

作 者 李 蔚 初

發 行 者 李 天 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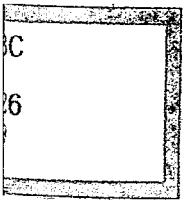
印 刷 者 僑 光 印 書 館

大同路特廿四號

總 經 售

上海雜誌公司
及全國各大書局

中 華 民 國 卅 四 年 一 月 初 版



\$ _____